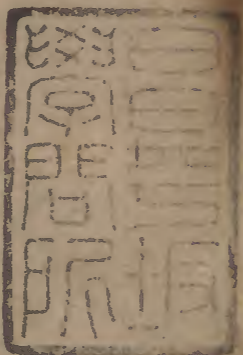


麟經新音

十一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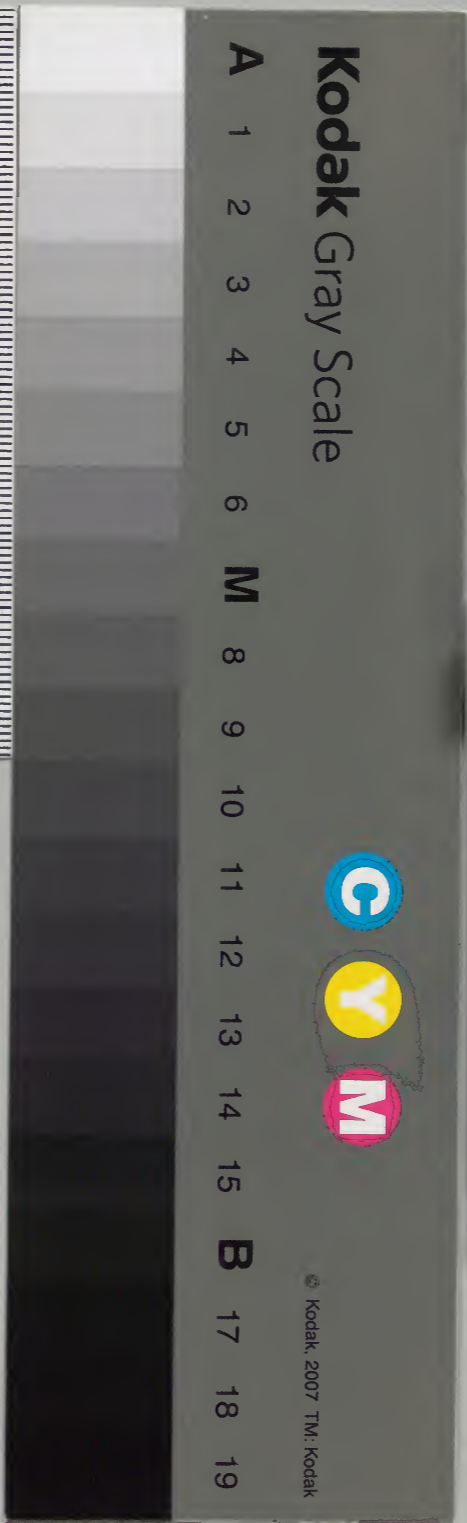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六	八	三
四	三	九	九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五	三		書
函	九		
七	一	三	
架	四	號	類

(八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93	
冊數	14 (8)		
函號	275	71	



淺草文庫

宣公上

經紀逆君嗣位如其意以誅之也

其意只在不討賊上見

加文即位主美惡不嫌同詞上非予文只因文示法耳

四國伐惡大鄭鄭伐惡小叔邢美小遂救許美大盟承丘

經異詞以別美惡之大小須有不嫌于同者為異詞者恐人昧其輕重之苛也不嫌同者為人心自有是非

盟三丘書來歸二邑不書來

盟三丘書來歸二邑不書來

盟三丘書來歸二邑不書來

盟三丘書來歸二邑不書來

或用取師防不諱取邑取鄭諱取國書取反似同詞雖說內以諸為貶似費解或如齊至書月宣九如齊至不書月宣十書法雖異然惡寔在大小均不可易

春秋胡傳卷之十六

魯宣公上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毋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王元年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丑五年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

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秦共公穰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若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

罪惡生嫌

執祭仲 卑伯伐宋 同一命 弼書學一見曾一浚伯
于殺伐 罪林伐 同地而浚伐一為不義一討不義
圍新成 圍綠 同書伐書同一獲夷一獲夏
入郟 城邢 同師一著暴一殺盛
齊伐鄭 晉宋伐鄭 同師人一節兵一黨惡
盟出 亳北 同書同一與其一惡其疑
莒子伐宣 楚子伐宣九同師爵一為討賊一惡重兵
或只就美惡生嫌擬題不如桓即位及祭仲傳已有美惡不
嫌同詞句矣

經紀伯事之美惡因小大而異詞焉

全在書法上做 傳意美一也四句原引起一美一惡一
此題雖主前四句出然出清丘皆書同蔡丘平丘皆再言仍
要將不嫌意於明于浚

盟出小救邢小遂救許大蔡丘大
以尊王安夏作目題面甚好但只擬美半邊終不可訓

遂逆女

望國越禮而婚惡自見矣

必靡遂始謀必字乃胡氏料想之詞要發得活此謀正是靡
禮之由重靡禮上玩傳其後滕文公云則魯因此而為
故事矣不他一時越禮已也
加遂納幣文二主文宣莫之行句皆是喪未終一重志字一
重謀字

婦妾至

經取夫人越禮尤顯妾母之罪焉
夫人与有罪句即逆婦妾傳冒禮而往意提過重妾母用事
斷罪敬贏變妾不待婦穆妾今即以兩逆穆妾婦之見贏已
立為夫人亟欲自成其姑雖在喪不顧也垂簋意亦要於
加逆婦妾又敬贏公俱重喪止齊與夫人只帶入

直紀內卿之奉使謀同之誤見矣

也謀同如此雖指上納賂請命然意重不能討上未段謂惟
其如此故雖有晏嬰之勤儉而無其名非以其賢而倫責之
或云引晏嬰亦以其不與崔杼之亂似不必
加平州濟西如傳驗起倒象以不待賤須知納賂請命是一
事

如晉文六如齊 平州 濟西 如晉成夾谷 歸田
內卿名遜于顯君者以濟惡也
全傳題也同卑卑傳用不出口氣足之不可以魯字挑起
去而如晉同只不用相三君字
如陳文六如齊 平州 濟西 如晉

齊公六年

春秋十六卷

魯乘周禮喪未暮年遣鄉逆女何亟乎太
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
宣公懼於見討故結于齊為自安計越典
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贏仲
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
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日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
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賤絕而
罪惡見
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妾至自齊音註

尊夫人也

有不待賤絕而罪惡見者不賤絕以見惡
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
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
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
逆婦妾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妾至自齊責

敬贏也敬贏變妾私事喪仲以其子屬之
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
以子貴為國君毋斬焉在衰服之中請婚
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
稱婦妾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若妾
母當國用事為後世墜者也槩指為有姑
之詞而不察其音註 腐音
音則精義隱矣 困

夏季孫行父如齊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
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
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
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
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鄉
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
不待賤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
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

內卿奉使以濟惡雖資行不足取矣
如卑仍用不強口氣靈說不能以君顯便了勿露憂
如齊 夾谷歸田同

同上即要對作亦須以行父配異與命起而後以大臣斷其
資否方像傳

下比或易伐謝晉襄十二晏子不洗崔杼之淫宣淵表廿六
晏子私于水向精什衛君憐不繼

詳經文之芟削而濟惡與爭或若罪俱著矣
下書平州去云所謂不待傳而著者也傳稱士會救鄭而經
削之此類兼以傳為繫者也

放甲父
經於伯國擅刑而因示上侵之戒焉

專放是通例傳為公羊近正之說办耳提過倒盾庇穿上就
此命出晉政之在私門來上侵者侵其君侵其國也專政便
是上侵之意政在私門便成了上侵之勢惟有二層趙盾當
國四字重看桃園之志字即崇傳志同志字指盾言不指
穿傳雖為弑夷泉不書穿而書盾張本於亦在上侵內不
作文重筆戒上實責晉君固非亦不必死責盾

伯國命討皆專其遠于正可知已
傳大夫當官一段即指甲父今出敗箕叔王胥臣說方与既
又二字相應甲父胥臣子也既既又二字意本亦宜如傳間
办不可大分

伯國命討皆專其遠于正可知已
傳大夫當官一段即指甲父今出敗箕叔王胥臣說方与既
又二字相應甲父胥臣子也既既又二字意本亦宜如傳間
办不可大分

伯國命討皆專其遠于正可知已
傳大夫當官一段即指甲父今出敗箕叔王胥臣說方与既
又二字相應甲父胥臣子也既既又二字意本亦宜如傳間
办不可大分

顯名典安 音註 積子賜反相三君而無
嬰等矣 音註 私積事見襄公五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
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
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
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
挽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
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貶可也而
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
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
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 音註 呼去声止
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音註 治軍門之
呼事見左傳
文公十二年

公會齊侯于平州 音註 平州 齊地

按左丘曰公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
踰年與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
定而合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
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
以此誅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
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
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
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
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
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
賊子必深絕其黨 音註 請負芻于晉事見
而後為惡者孤也 音註 左傳成公十六年

公子遂如齊

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
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
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
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

于箕去同河曲 放甲 或加侵崇上侵者譯

有伯討之非正而伯臣之行私可戒矣

以既又二字必起非正即將河曲立安倒入上侵作

放甲 侵崇

伯臣上侵之志于用刑用兵而見焉

放傳云其志固形于此侵傳云其端又見于此二句正相應

重趙盾上

敗箕 放甲 會向 伐秦 此漢學傳

專大板而委大政伯國西失之矣

命將討深專之諸侯禮樂征伐委之大夫

上二比或用曹殺大夫傳聖融及甲同此然被傳放甲服太

深故不歸

伯國之權縱皆出于私若也

討不用命則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皆貶可也而彼放云云

杜國之志緣衛賁之故則輒為重均始端之刑皆逐可也而

他歸云靖公之廢

經于內君定位之好要文以治党焉

傳首至春秋所以作也雖通命時變然所以惡其与公若正

為此蓋嘗所恃者公耳今先誅夫會之若則會果不足以定

齊經

齊經

如批書、歸如傳證明時弊例至人意思擬作

經者原臣逐謀之終、示專權之戒也

不重責遠、若其始終成就逆謀之實、以戒后世、人主當杜其漸、使文公能杜其漸、豈致仲遂內外交結、至生殺廢置、皆出其手乎

加遂、子臣如並叙一始一終、混作或於上、比責得臣、大誤、俾意蓋云、仲遂首謀、故為上客、而得臣逆謀、特以其苟從、故耳、至始終成事、則皆遂也、身主遂為是、○再加遂、遂女同、○再加行父如文末、○皆宜立行父如諸會亦同

公尹子伐鄭、宣伯內交穆姜、遷歷意如外結晉國、上易、鄭或或若丘俱同、內外交結、低似但傳云、戒后世、非指春秋時也、且與人主不悟、何切

○取濟西

經者為利、義之罪、以弭亂也、春秋討賊、尤疾於利、其云云、句極重、利其為惡、又不止、繼惡矣、利之心、比為惡者、更狠為惡者、尚不能無、利而惡者、惟惡人之不為惡也、其禍乃自不知、以義云云、自字、家可、玩即歸、傳、喪心、失志、迷惑之端、意平州是、公故重、黨惡、濟西是、賂、故重、貪利、而貪、貪利之害、又重、弭亂、上、現、傳、末、亂、以、弭、矣、正、應、移、齊、皆、亂、句、可、見、隣、國、盟、主、亦、不、可、遺、平、州、濟、西、此、題、或、借、竹、父、如、傳、不、如、此、傳、意、完、春秋、誅、惡、之、法、兩、要、文、以、治、其、黨、焉

首與會、正是利其惡而助之、宜以念為案、以貪利為斷、混作以二書法

高子盟 取濟西 加藩正月平州同

大國貪利、黨惡、而盟主之榮、替矣、石主仗義、貪利、對、不、若、以、桓、形、患、倒、作、而、以、然、后、人、知、保、義、也、利、云、云、東、之

○取濟西 高張喧

大國兩隣、定、隣、之、義、經、皆、責、以、伯、取、焉

二傳皆有、隣、國、盟、主、句、○此、宋、師、伐、滕、不、討、微、舒、亦、有、鄰、國、之、侵、陳、宋

主盟

全重不能討宋上、亟病中國、亟病、指、侵、陳、又、侵、宋、高、既、不、能、討、宋、使、侵、宋、亦、病、中、國、也、要、俾、何、義、乎、何、字、口、氣、與、他、矣、晉、初、心、比、較、一、卷、不、貴、死、斷、罪、書、法、稱、人、是、賂、詞、書、侵、陳、遂、侵、宋、是、直、書、勿、罪、自、知、如、傳、常、用

伐宋 會苞 侵陳宋 加角收陳即收陳傳

二國附夷、夏、春秋、正之以義焉

如單既、既、晉、則、宜、討、宋、既、不、討、宋、則、何、為、矣、晉、只、將、此、意、命、定

加角收陳、陳、林、伐、主、然、后、中、國、之、師、可、舉、句、仍、如、東、后、二、服、際、稅、在、如、上

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制、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于、以、著、其、始、終、成、就、執、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官、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音註 公取之曹者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曹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榮也、子惡、執、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回、晉、為、戎、夷、人、類、戒、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

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弒奪、而後廢、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太後人知深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音註 楚以見齊

伯侵陳遂伐宋以見楚伯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太、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註 亟去聲

侵陳宋 盾救陳 張林伐 或去彭陳欠完

正二國非義之罪而伯兵有名矣 以首比為主下二比俱根上來傳中既正然後宋頃地別明

○盾救陳 張林伐 此謂師無明文宜主恤患討罪公細玩傳雖無明文然

中國之師明指此二事從傳不差 傳意謂必不明鄭罪然 後見中國之救陳義所得救伐鄭義所得伐若不然鄭將藉 口于突晉從楚之故而中國之師反疑為不當舉也蓋按陳 伐鄭胡氏俱主予晉故于此傳先言個案或云予晉正以罪 鄭之云鄭之貽義于晉均未詳傳

經於從夷而有貶有不貶者皆為大義計也 上義字以夷是言下義字以君臣言

二國而附夷以凌夏討之皆有各矣 下傳云鄭附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矣者在鄭上倫 下傳亦非予晉

○盾救陳 並救而華削異者其所救之人異也 以先伐之陳有罪之宋原起自有斷案善妙也須體貼聖人 用兵之意不書救邊與刑自宜如此與刑化之常法非刑罰

之刑也諱亂討賊便是八常法前方以宋為當討此後以 宋為當救是常法矣就書法善不可責盾責盾使與中國 之師可舉句相矣 近說重予救陳未足

加伐宋會寇侵陳宋同以兩邊分案也加張林伐即侵陳宋 傳 侵陳宋 盾救陳 伯兵恤固夷之國而其善見矣 只予救一功獲美故向重者正與附盟夷相應聖人用兵之 意要發透 伐宋稱人會邑不序盾救陳 經深明繼惡則削政之意可推矣 只削救宋一功皆失在不勝討非在救也聖人殲于討賊故 削之耳

○張林伐鄭 此作記說謹其微而著其美焉 二意俱在書法上做此晉師即趙盾所帥救陳之師諸侯往 會之于張林以伐鄭也書公自不詳其善師將熱烈數語侯 于盾帥師之下而止書趙盾則似君將不稱帥師之例故曰 臣疑于君微字就稱謂上命非取民有眾之說謹禮于微謂 謹君臣之禮于書法細微之際也美盾延根鄭之附夷來美 其討罪非美其功時解揚見已每功矣 加聲帥師公伐鄭會殺伐以功而西書法 武加會殺伐盾救陳亦同上以云均一盾耳下亦云均一地 可

春秋左傳卷之...

晉趙盾帥師救陳音註

於是楚 郭在王畿之內而附查夷陳先代帝王之 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 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 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 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 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 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 上御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 宋則典 刑奈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

林伐鄭音註 此趙盾也大夫而用諸侯之師 於是始其自會晉師則不以大 夫用諸侯 之辭也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殺梁子以為大趙 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 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 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 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 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非林鄭 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存疑詞此其地 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音註

陽處父入書卻缺侵書 趙穿而後比後書大夫 崇在匹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於秦不以 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讓已甚比諸 伐楚以救在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 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

晉侯伐一父叔 梁林伐 加盾救同

經左君臣將兵之例尤示謹微之意焉

經別君臣用師之稱詳禮之意也

借題發意只在初謂上將君大夫之依君將不言師見君為

重非大夫比也大夫將師見大夫僅與師敵不敵此君也

此正是詳禮於梁林則謹于微之意謹說在兵叔之得專主

知重君股搭不游戰難

紀昧義仗義之兵不嫌於同師也

在伐上見不必于公上求意義然玩傳云此其地則以著其

美本穀梁諸著字專指其地說似放空不得大抵立端則其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此篇與秦師伐晉傳有別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上只談謀之

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

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

弑君子桃園而上鄉以志同受惡其端又

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未成者非其道矣

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

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

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

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單師少

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

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論去

甲匡王六年 宣靈十四 齊惠二 惠成二

寅年崩 靈七 桓三十

文十一 陳靈七 犯桓三十

宋文四 秦共二 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音註夫

主戰於是始於

是凡戰書大夫

兩軍接亦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

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

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

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

輕役大眾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

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若是班乎自行師

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

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秋于境欲

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

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

以責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

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音註 將去 聲並

何以推其心之逆然亦胡氏料想之詞玩傳意者不然字可

見晉國者亦不裁正句是驗上語不可以穿盾分服由穿逆

歸看上方得其端又見于此意書侵只見與宋成之道相反

勿涉伐晉傳私意無名句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此篇與秦師伐晉傳有別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上只談謀之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此篇與秦師伐晉傳有別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上只談謀之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此篇與秦師伐晉傳有別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上只談謀之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此篇與秦師伐晉傳有別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上只談謀之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此篇與秦師伐晉傳有別尚未說到心事顯露上只談謀之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伯罔末成非道而遂臣之心可推矣

全以聖人之正法於權說透法不救宋而晉自見曰以燕
伐燕曰聲罪致討可見鄭原當討使晉不同宋去則此師
與藥林何異乃責鄭之附夷而我亦覺惡庸庸學鄭方以我
覺宋故夷我漢楚我漢同宋伐之鄭將有詞以對我故曰瑕
言示以瑕隙也臣指伐時言非原其同特釋宋為瑕取和
而伐時語之
加伐宋會危列會倒舉再加盾蔽只恐已免諸侯之詞
只全原宋伐亦同不可以同好連兵分作

齊人伐鄭 晉伐宋
上高罪致討曰伐將卑師以稱人正与下相反以書法此出
似太列

二 大棘敗獲

經守師於將叔王道也
人以特尊多重之師單多輕之故至人立輕重之權衡以示
重重之義大棘此傳為師之當重而發首云大夫歸與師
考后又以元帥於問而解云自行師而言云蓋原為和奉
不可不重而元帥之所以重則以其為三軍司命之故初非
徒以其分之尊則重將亦為師也示人君不可輕視大衆又
重將師之選蓋不重其選則將不知兵而未免如今日與師
之病故選將亦為師也語其義則重重其所以重則皆
師而欲選將而不知克去師亦重是輕將亦輕師矣楚恐與
師而不知將師必弱是重師而輕將而亦非所以重師矣
王道輕重權衡須發透師重重亦以此句書法只以
既書復又書敗不必復粘華元帥師使鄭傳以宋 至亦要

提過

○大棘

春秋左傳受命于楚以伐宋而晉在鄭也此是如
生勿輕致過不書伐是原罪以宋至是原宋楚之命鄭伐
宋也夫侵陳宋之病中國也但前此因陳而及宋則病中國
之形顯見矣且就宋与鄭戰自宋自有罪也心而伐之者
不患其詞矣有詞是就宋命非就楚其矣楚宋嘗馳詞時
說云楚理直甚膠下傳說楚有詞正以起晉之曲文中須會
蓄帶若方妙或于宋借理曲不依服鄭尤謬

春秋紀師將而必叙其詞亦重之義也

出驟一一如傳○以盾師代本此亦同
脫出上四股以訓義重戒偏重对欠整即兩截通作意亦欠

春秋紀師將而必叙其詞亦重之義也

春秋紀師將而必叙其詞亦重之義也
不可獨倒本此
城下陽師賊將盾師救陳
同上 以此為例隨場皆同
大棘敗獲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同上 變既倒出則以本此甚重為主而以下二例翻上發
明之格亦當

同遠

秦師伐晉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
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
與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
世豈有欲宋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
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固筭無遺
策獨惜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
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
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
所由來 晉註 為去声情操
者斬矣 晉註 為去声情操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
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

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
有詞于宋矣問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
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
開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
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
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七而不謀將至
於與師動眾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路釋
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
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
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音註 靈公 弑成

公黑臀立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
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
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
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
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收辟仲尼因
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

○單伯伐三師救邢
○師將之皆而救重之義益明矣
○次即國師師還河曲戰邲伐秦
○曰以輕用輕還立命然與本傳意多當且示人君二句原不
○可據題
○三國伐宋桓息兵圍宋文謀帥
○此題亦于傳多當且重師重將不當分二事出題以題面好
○重師重將法五補
○出圍宋文謀帥盟戲帶不戰同但遂傳○重將或易戰邲不
○殺林父彭越不替志明膠林父孟明也喪師矣可謂良將乎
○矣師城濮大棘敗獲
○任立師將重之文知不可偏重也
○主或曰元帥正軍半傳以本服善法問起重尊后占偏重之
○失也傳以罪鄭責楚二句微明本服之意
○矣師城濮
○師將不可偏輕鄭楚可登已
○因將輕師師輕將楚是不知重重之必難責鄭楚還須知
○數明本題
○大棘戰邲
○春秋兩紀主兵非重討賊之意也
○鄭伐宋不言伐而以宋主晉救鄭不言救而以晉主二善法

○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
○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
○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
○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傷出而實
○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
○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
○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閉臣子之邪心而
○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
○卿公之事視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
○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
○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碎成濟而足也
○故陳秦口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
○聞其次意在濟也秦欲進此直指昭也然
○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
○矣微夫子推見至隱番法後世亂臣賊子
○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
○梁之徒皆蒙婦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
○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

○秦師伐晉
○與師伯臣之乃兵誅上侵之意也
○其與即求成而侵與其情便見非侵崇時尚隱必待今日始
○見也穿盾低昂渾蕪須就情見上秦上侵之意○字即二情
○字與上傳迷心○字志同志宗相照由來漸成弑君時者不
○善伐也○正秦之名善圍又似以累秦秦故華削之如此
○加侵崇同狀一侵一代而不善圍焦
○新成橫夷渠林討武
○伯臣著于謀國宜其多過舉矣
○宣子當國策多當策是注說一生若摘事以實之世矣
○出令孤文內唯盟危救陳恤外忠同○有全出四化者
○元年稱元因春王正月次王次春華伐陸渾志吳攻華楚
○信○不書平晉制
○華削因華必有以也○語甚泛不可摘股
○秦師伐晉楚子圍宋
○春秋兩紀致師有以宋成非道者有以待敵非謀者
○晉攻秦之與善伐而不善圍宋攻楚之與有詞于伐而得善
○辭
○新成 渠林 伐陳 會緝 比四國宋傳
○宣子當國策多當策驗上侵于產當國方有令政驗消變然
○題股皆不確
○○回國侵鄭

○亂臣賊子懼
○晉註 斷都亂反並
○同樂音洛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定王三年 晉成公黑臀元年 齊惠三 鄆成
○卯元年 二十九 鄆文六 鄆穆二十二卒
○曹文十二 陳靈八 杞桓三十
○一宋文五 秦共三 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
○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
○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
○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乎春秋以
○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
○不修吊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
○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
○復其所由來者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
○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
○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
○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傷出而實
○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
○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
○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閉臣子之邪心而
○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
○卿公之事視焉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
○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
○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碎成濟而足也
○故陳秦口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
○聞其次意在濟也秦欲進此直指昭也然
○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
○矣微夫子推見至隱番法後世亂臣賊子
○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
○梁之徒皆蒙婦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
○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

即伯兵之不統可為不正本者戒矣

時說知云楚理直而壯晉理曲而老甚溪師之老壯在曲直
句單說晉倫非楚說故下云何畏乎楚何避乎開樹去力
非不足而去之若以理曲也惟晉之理曲而不敢故楚雖不
其畏樹雖不足避而其師自老而不壯可傳何當云楚血
而壯者避守宜玩與敗字不同理曲即本不正但自前日釋
宋言則為本不正有今日報怨言則為理曲亦須根大棘來
惟宋將聲宋則加兵于宋者為有詞而晉之為宋而報怨為
多詞將何以服罪而敵楚我蓋奉之不正末流必至此也可
不恤乎有楚他追悔意春秋行事必正其本云云又推開說
垂戒此意亦要緊

○大棘 四國侵却

伯兵不統於外夷由理曲也

一事下大意如渠不能服罪不統於楚二句俱在侵却上或
以大棘為不能服罪或添柴林伐晉宋伐為不能服罪對此
二此俱大棘

加代宋公意只作晉曲事實○只公意四國侵大意亦同

○新誠 救陳 柴林

命主盟當國之勢其多所畏矣

晉主盟則勢奪而可以矜及宿既當國則权重而任其枯

揮公且合諸侯之師而畏一開樹豈非理曲執要之此二句

不可擬題

四國侵 平昔節

經於討或平怨之卒或而皆責之以本高

猶三望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
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
得祭天而有方望无所不通諸侯有一國
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平
季氏旅於泰山冉有不能救而夫子責之
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
不得祭亦明矣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註為去聲 與音預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
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王親之者也
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
大交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陸渾之戎音註

陸渾之戎按地志陸渾戎在秦晉西北允

姓之戎居之後秦晉迂于

伊川遂從戎號渾戶門友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

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分也是又至

洛規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

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按左氏晉侯伐鄭也及晉平而經不書者
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
為不足典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
初立昔僭竊偽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
也春秋大改過許迂善書楚人侵鄭者典
鄭伯之能及正也故特著楚人侵掠諸夏
之罪爾鄭既見侵於
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本失于始無以今終春秋行事必正其本失于已至以正

公春秋或后世不知治本

○四國侵 楚子圍宋

二國兵弱而國危皆始謀失也

晉吳覺宋之文伐陳皆始謀不誠豈有訟卦上云正本下云

端本

○四國侵 國書伐

春秋兩紀兵可為理曲者戒矣

俱有師之老壯在曲直句全在晉魯上命易曰謀始書曰若

躬

季子婦 子哀卒

死入臣出入之迹而伯臣之迹可核矣

主討賊越境二段兩個去后字要努力季不與平慶父哀不

與平家難○山出子哀卒華元婦華元雖討賊非弒君事今

或出立晉衍奔非是上石諸討州呼非友討討者也下孫賓

逐君逐伯王不對句出亦不切弒且伯王非不沒者

乃不郊

皆圖意在崇祀廢王禮矣

仇三望

望國不當為之祀越禮甚矣

比德公傳多魯得用重禮意只重非主斷罪

○代陸渾

經志外夷相攻為王室慮也

楚人侵鄭

楚人侵鄭 春秋初立句重者此正鄭人遷善改過之由向楚皆晉之心此意足以自白改轉敵得其時其頃侵掠之執血故子鄭不妙源流責楚上淡如描出德著楚罪雖守有味善其侵自不必書及晉平不此意不重加會魯侵陳宋同侵比只說從楚不及病中國○單加侵陳宋亦同意

伐陸渾 滅陸渾 俱重王畿上陸渾或不決僅地王畿中國宜據清王鉤二意天整重刑

○楚人侵鄭 怪予反正故獨著猶要者之罪耳

晉侯伐秦 納捷苗 納捷苗婦並同 改討便是遷善豈可分二此出題若不分點則一意又不當出二此

楚人侵 會吳伐齊 能反之正變之正者皆不可以兵加也

鄭秦重 述演叙得今晚創楚矣上 此比宋師圍曹或盾免侵俱有筆削善法然反正反已二反字不亦蒙雅格

宋師圍曹 經紀大國報怨示端本之責也 不責二族不使討罪只要點起下意見二族雖非以討罪起兵然宋有不赦之罪亦當自反按總結之曰宋惟有不赦云云要知聖人憐討賊意使人知一為亂賊人得而加我

不許而加人終其身不敢與天下較曲直然後後述即如知矣非但欲宋之息兵已也取不書伐宋而書圍曹 加伐宋會意救陳晉宋伐俱是宋有罪意治向海林謂其之治即指不自治欠也 圍曹 平官鄭 經於報怨平怨者均責其不自反為 二傳俱有本字治字強字 以直克侵亦主自反俱有筆削 四 ○平官鄭伐取 視私心不能平小可為不治本者戒矣 罪只在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上報鄭有婚姻之好其平

春秋十七卷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經先侵謂唐叔子孫別在狄者謂之赤狄

白狄俗尚赤衣白衣也地 宋師圍曹 春秋赤狄之地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及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穆公卒靈 葬鄭穆公 公夷立

丙定王四年 晉成二齊惠四 衛成三十 魯文七年 陳靈九 杞桓三十二 宋文六 秦共四 卒楚垂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 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音註 郟已姓國音淡今為東海郡向莒也音向今為承縣○莒

齊侯共平之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郟莒小邦乞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

齊侯共平之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郟莒小邦乞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

齊侯共平之 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郟莒小邦乞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以利

齊侯伐秦

齊侯伐秦

營未竟有私離之意且被齊為重營所以不肯也以利心蓋成即利其婚姻之勝所謂私係是也非指取向傳未反求諸已謂當去私係之心以正其平怨之本非責其不自反而取也又書取以者其私係之罪一書法餘俱釋文
平昔鄰 及齊平夾公婦田
以利心而成雖強大不能行于弱小反照其意謂
今邑文十七子家執執而與趙盾書大棘
經斷大惡白得政得兵命之也
只蔡函可以不流意不重事迹○上易公樂文十四子家相
鄭伯賂鴻雁載馳

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又求諸已
斯可已矣

秦伯稻卒音註

共公立
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音註

公靈

弑弟襄公堅立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婦生也而以婦生為首惡何也夫乱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欬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婦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无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过乎婦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

十八

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設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希父婦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

秋加齊至

謂國時利交危之道也
篡弑謀齊三句申說惟以篡弑謀之故駭以土地而不廷又
以卑屈事之也利交是奉向利交指賂齊言奉字指卑屈
義之與此為可安是此審利交之必危以為後戒非歎其終
齊而事天子方伯也高固事未見得銘倘公不即從然其此
見左事亦不可保况天子方伯乎
加三州亦西口亦利交事與○再加知齊至○高固等亦同
以此年皆至

如齊至四如齊至五 加高固送同
刑文以不可安春秋廢為之危焉
主此皆至句極叙權收如單不啻以義札分○比年尺指
兩如齊傳中故字暨項始字來惟有高固事故此二年書至
解作危以後三至俱解作著慢王之罪出五如齊至寧可主
茂如京傳各行必至句斷不可主此傳
如齊傳十如齊十二如齊至四如齊至五 上章易也
主義安故不致利危故致殊杜撰且本傳義字反莫執藉今
指洗伯亦何嘗

○楚子伐四
庚戌歲至有罪之國經所以爵之也
見九年伐鄭傳諸侯未柯若罪致討向桓重至人全是黃中
國意姑備此以高討賦之法其與楚非為討賦則主與楚固
非即云冬人望楚又云可以莫不軌之胆亦非
楚子伐四辰楚
春秋重討賦故猶莫從夷竹皆可爵也
歸生微舒俱不諸夏不來來
如齊至

逆君婦大以取辱徑深惡其昧札焉
只此公請昏便是辱自為之主時辱中枝葉耳昧札即前傳
以蒙賦云云前時利交言故曰蒙賦可取辱言故曰札其意
一也看教人詩札以疾位句可見書法是詳書禮禮雖在內
此題宜收書如齊于高固送之上時說收書至是說高固送

加高固送同取辱親強婚言○只高固送亦同筆就難婚上
斷
高固送 今辨
內君不能如自強之臣若歎於札也
將子產形宣公全在所以取辱上斷他昧札非謂不能犯札
以詳也

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
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
之與比為 音註 比去聲
可安耳 音註 夫平聲

冬楚子伐鄭 莊 襄 出

丁定王 五年 晉成三 齊惠五 衛成二十一 蔡
已三年 文八 鄭襄公堅元年 曹文十四
陳靈十 杞桓三十三 宋文
七 秦桓公榮元年 楚莊十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音註 高固齊 大夫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
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罪宣公也其日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
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
夫至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
之王歷尊殿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
國論小楚公子聞之貴高強大來娶于鄭
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
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
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
不知以札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
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札以定
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 音註 幾不得撫有
近於札矣是遠恥辱也 其室事見左
傳昭公
元年

叔孫得臣卒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
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畧耳仲遂如齊謀弒

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日是聖人制之也君臣父子妃妾嫡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徃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按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官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書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音註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及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及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以緘還來亦非

高固叔姬來

經記禮之非禮而罪各有所歸焉
反馬來寧之非禮也重齊惠高固失君臣之禮祭女叔姬歸身會高子盟公事 左氏盟同大夫適他國二句此命理法如此不可以春秋大夫當之且春會行公原分不得令但以言使屬君命不言使屬公事亦謬也本傳惠公許其臣則固亦有君命但非公事則君亦不當再重在此事亦不可平分也

會自出高子盟其命高子善道若令期公事尤堪

楚人伐五

外夷不以討賊與師經所以罪之也

見九年伐鄭傳玩與師動眾賊則不討去去即合四年伐鄭說非至此方責其不討也頃期動

六 盾免侵

經筆削伯國討賊之兵正其失盟主之道也

此傳對會處伐陳傳看予晉全在然後二字此傳責晉全在一處字處與然後正相反及母乃与已有嗣亦是傳若端

度之詞不曾說何開併蓋柳左氏陳及楚平之下荀林父便伐陳而今又侵之畧不踰時故曰楚看傳者多忽此

德言則曰仁智就兵言則曰義就主盟言則曰道要之首德而及仁反智則必以義用兵此正是盟主之道 仁智泛會或以救陳時愛伐陳時治非也柳左傳林父石是伐盾免免

是侵但伐者有詞之稱侵者無詞之稱故削林父之伐而彼

書侵耳不書陳及楚平只入叙事中以不討歸生作束

加楚人伐鄭五年陳及楚平林父救鄭伐陳左傳在此同

盾救陳 渠林伐 四國侵再連兵楚人伐即楚盾免侵

原伯德之不能固小而責其失自反之道焉

同單○或去本比只用不書伐題終欠完

盾救陳 渠林伐 四國侵 ④去四國侵即侵陳宋傳

替恤運兵之事而與國之背伯必有故矣

命上將對下再字看只開說晉要懷陳舍陳必不輕叛晉

意若大誇晉德則是陳有負晉之罪而非晉德之闕矣

楚人伐鄭

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若罪齊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違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忘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戊定王六年 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蔡文九鄭襄二曹文十五陳靈十

一杞桓三十四宋文八秦桓二楚莊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反

歷代通鑑輯覽

伯兵討成之得失視其反已者而已

上非義下不禮(加焚人伐鄭陳及楚平楚師伐陳取成而

而於責人之怒者皆責其非義焉

下傳云宋人不納內自首德德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

而免侵 叔弓圖費

終於討成討叛之兵所責之以自反焉

上不及仁智下不及忠禮俱有筆削

比盟蒲吳不反信義上主盟之道下固結之本

秋八月螽 此十五年多八月字

經紀望國物變款其慎所感也

前止有伐莒一事伐莒尚在后故曰善惡之感萌于心云云

言天人感應其微其微也玩宣公不知云云全是要他今日

戒心天變而修德之意致灾意却輕田兵煩故賦重不可以

兵賦分服

望國數兵而卒至于困民忽天甚矣

一串下要天灾在內惟感動天災致年飢用乏而改助法

去六也

伐莒 伐萊 黑穰賂晉會宋歸楚

望國兵好之煩數忽天甚矣

合十五年螽傳煩于朝會賂遺之六句俱說到稅賦俱入底

春秋十七卷

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

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蓋亦自

反可也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

故林父不善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

以主盟非 音註 傳去

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

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

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

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

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

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

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

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

也感

冬十月

春秋胡傳卷之十六

春秋



群經新旨第十七

春秋胡傳卷之十七

宣公甲

已定王七年晉成五齊惠七衛成三十三蔡未五年文十鄭襄三曹文十六陳靈十
二杞桓三十五宋文九秦桓三楚莊十二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木足効信而釋疑又相軟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音萊東方小國

宣公甲
良夫盟
此與國前定之盟而盟不足貴見矣
而卒有黑壤之事尚有何盟足貴乎其寔黑壤非衛叛魯只比事以見盟之無貴耳
加黑壤申作如卑○再加公如齊四公如齊五只作來盟的緣故
伐萊 公至 大旱
丙君不務德而召變春秋深致訖焉曰破
丙外同虐小之師春秋詳示其仇焉設破
以齊志起倒宣公作收書至而繼書大旱此曰說也愚意嘗
會雖是事宣書法然即齊志便可斷罪了繼以伐致即師行
之危亦可知矣亦字承罪齊來則知罪齊處存不輕而以公
與齊侯同向結書會書至兩項則齊魯之罪自當平重重
於之沒一段是獨注大旱並與伐萊不相干豈可因大旱在
緣遂到重錄或出前題宜以齊魯混作于前而以大旱依傳
做一段于后錄之蓋軍旅之感動天變大率不爽象今日其
明徵已然則公與齊侯何為而不務德執傳末一段只以
書學之故畧一帶

春秋十七卷

內外連兵虛小不德甚矣

此題時况俱主倒舉尤無謂宜以合字至字平重

伐萊

此題地會字宜重齊而以魯帶之但看合字連兵句則兼耶

至伐

大旱 只公至單主危字

此題只止舉作以不務德及危字重齊而以大旱發一大段

大旱

重感動天愛上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皆不可知只活用于

平莒鄭 伐萊至

春秋原志以紀事而內君兩有罪焉

公兩故也故書及齊志也故書公俱是辭事裏繼以取向繼

與魯為齊用俱要於

春秋內君不直之原存臣札也

行前不讓即是不直指不事盟主說不必杜襲賦又以略克

加以隨不見係如譜平丘不與知昔蘇只此命書法○再如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鄭公所
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
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
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
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
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愛
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
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
而不雨格天
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于黑壤音註 黑壤晉地 一名黃父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
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

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歎
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
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
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歉於心
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
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
主又以賂免則 音註 與音預並
不直在已矣 同朝音朝

庚定王 八年 晉成六 齊惠八 衛成三十四 蔡
申六年 文十一 鄭襄四 晉文十七 陳靈
十三年 桓三十六 宋文
十三年 桓四 楚莊十三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音註 黃齊地

至黃乃復墮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
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

遂如齊復 大夫奉使之不終非臣節矣
格歸夫還奔終君命或去句悞還叔君命至復字還字比
者已畢事之詞

有事太布
至同葬時祭合乎禮之常矣
若非仲遂之卒有枕線事則此為常事不書矣

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
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辛
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
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
供積一日遷次令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
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
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
音註
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硬去聲並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音註

大音泰
垂齊地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
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
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
尊禮權江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
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
仲殺惡及况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

猶線去聲

經紀望同記事之變亂其失焉臣之禮焉
春秋非致宣公全始終之恩于仲遂以因此以存君臣之義
耳去乃而用線是故知經之不可失故字只作既字解
加首止殊全致丘不能公主春秋離陰君抑臣句引起然殊
泛

壬午猶鄉萬入去音註

去起呂反
音羊畧反

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
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
經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
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
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
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
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
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
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宥遇大臣之
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禮貌有加焉則
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
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
矣聖人書法如此
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薨氏薨音註

薨氏宣
公母也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始卒四貶之則褻于大廟秦人歸榘榮叔舍期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

晉師白狄伐秦音註

白狄始見經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脩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目見矣

伯國資夷以報怨陰罪其失既高

以傷類合入夫戰內於瀕則切而以自反挑之橫夷正以安夏不可分股加侵崇秦師伐晉只照起蒙仍重資夷上○加城濮賤士亦同只照世業○賤上文敗箕裘肩救陳兵○首比易城濮俱說安振靈祐出主盟未啣伯國世修其戰而失職者愧矣

楚人滅舒音註

舒蓼二國名地譜上義陽之蓼先已滅於楚此即如別種非二國也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洳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音註

敬嬴敬諱嬴姓也

歲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

傳中晉主夏盟云云原是一滾說下搭題未妥即出亦不可以主盟據夷安爰分屬三段若把來混說又非出題之意順夷也而中國賴以安虞之取你一頭兼之敗狄據暴晉修主盟之取分二脚

盟蒲同上仍要根主盟求

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而乃復云云既不知反求悼信明義以補前愆而又欲云云

晉狄伐晉伐對虞

資夷效夷合下用既不能救則亦已矣况效其所為乎

資夷效夷俱根晉主夏盟未斷

經志外不可忽也

經紀外強內屈之事而經世之謀畧重矣

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
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
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
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幾而書法
若此者猶桓宣弒
音註 附音
君而書即位爾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
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
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
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彜不可滅也傳謂
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
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
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
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
浴于中霑飯于牖下小飲于戶內大飲于
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但于庭崩于墓以

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
為雨止祀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
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臨
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朝送
終大事人情所不忍據者反可冒雨不待
成祀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
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
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
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
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
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
吾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
之所不與故喪事
音註 奮力救反彌速
以制春秋之旨也
音註 郎反下棺也

城平陽音註

今泰山有平陽縣

楚師伐陳

○春王正月如齊至 凌如京

望國大而不慢王春秋著其罪焉

全以齊事形出慢周有罪 臣先疏陳數三樣而乃臣意重聘 觀之禮廢兩向一深說下要重看只收春王正月一寫法重 至此傳將書不必用

公如齊 凌如京

內君慢王之惡比事而可目矣 既無多行史至不用察密意只以君臣先後相形以此事見 惡

春王正月如齊至九

表望國之事大而慢王自見矣

以重子事齊形出慢周之罪全在王正月三寫法重不必 大夫聘

凌如京

望國徐遣以聘王罪自見矣

主宣公享國八年于周以一往聘二向亦涵把事齊相形是 書法

如齊至西如齊至五 春正月如齊至九 凌如京

望國事王不如事大其疏數可考也

主宣公享國至九 罪之也一段只重一聘三朝相形必多行 必至若曰何其教至自齊不聞至自周也不可牽前傳在登 只出三如齊申就事齊之數形出慢王

春王正月如齊至 春王正月公在楚

定王九年 晉成七卒 齊惠公九衛成三十 西七年 五卒 蔡文十二 鄭襄五 曹文十

八陳靈十四 犯桓三十七 宋 文十一 秦桓五 楚莊十四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 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 可致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宜公享國 九年於周終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 經於知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 周衰其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 之况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觀之 祀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 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 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春王正月如齊至 春王正月如齊至

裁如京 國佐聘

主忠孝合享國九年以木輪年百知列君命皆段侵凌對喪 師失地亦整

○會扈伐陳

經記兵好子伯國之近也 罪與國之罪第

二意碎待而後伐便見晉之有禮待而後至便見陳之味 義猶在一待字皆結句 傳極云徑所書者子晉罪陳之詞也

可見只一個書法其曰林父帥師特驗罪之實耳但衆輯 意當歸罪陳之罪而陳之不義宛然也惟楚之即指 今日不說說今日來會則兩日之卒楚情亦可諒矣

○公處

即伯國拒虜之好而其禮又視矣

待之而不迎加兵有責已尊貴人前之意故曰有禮幾字亦 要玩與書法

林父伐陳

伯國拒虜之好而其禮又視矣

與是事安非書法可越不可收與輜亦不必多弄

討陳 師敗 楚師伐陳取成公處伐陳

京伯義之不可恃而與國之背義可討矣

只主晉至夏盟一段重不公上斷罪不必牽子晉

去林父伐高不用與輜意

○再至公處就楚伐說惟楚之 即似未完

齊侯伐萊音註

萊從齊 之小國

狄取根音註

東夷國也取言公不言公其 下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 矣夫

八月滕子卒音註

盟公卒 文公立

九月晉侯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會

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音註

扈鄭 地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 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 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 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豈 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 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

八年伐鄭五年陳及楚平楚師伐陳取成
楚之即句然傳意指不赴會說此類亦似無謂
救 顧救 上或或上或垂亦

盟恤患之事而知其義不可皆失

併中二句原側下不可大開而

救陳 林父伐 入陳 宋師伐 比伐陳救傳
晉伯而討之有禮可予應夷六討之非義可罪
林父伐 韓厥伐 不書子卒救 加合虐以鄭倒晉有禮
救義

春秋筆削討恤之兵而昧義其之罪著矣

晉既上盟入救陳之德不可背楚既棄夷又傷矣之德不廷

或出而救陳鄭陵即二傳脫毋借德有輕重句立命於太誓

新陳 盾救 戊陳 會鄭救陳 脫比陳外傳
盟國兩皆伯皆未知伯義之不可皆也

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
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音註 成公卒子
景公孺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音註 成公卒子
穆公蒞立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葬也衛成公何以
不葬亦魯不葬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
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晉故謀黑壤之
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
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
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
或曰二君皆有賂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
不葬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志親
其罪已見春秋文辭而直視人若日月之
無私照也曲生音註 為去聲
意義失之遠矣音註 見音現

大國乘危虐小不仁甚矣
重代喪上屠小只帶之現后傳刺伐喪也句向明動大衆將
大夫起就而破

伐鄭缺救

終喪重以惡外若于錄伯救可推也
只就重兵凌夏斷罪不必說焉非可討三年之侵五年之伐
當貫入以其其罪書法以書爵為主而以書救作証然証處
須重或句

只楚子伐九同但不用錄救意

○缺救

觀終祀恤患之師則知魯外若之非與也
亦以終爵罪楚問楚將錄救証明書法婉轉斷文微予
晉意固非即死楚罪亦未尚
楚人侵三楚子伐四楚人伐五楚子伐九
春秋廢祀外兵加二他甚重兵之罪焉
觀傳首云楚兵加鄭數夫云云而結以治定謹亦一字察照

圍國非將畢師以所能辨也必動大衆而
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
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
暇而用兵華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
罪在不
仁矣音註 將去聲
比音皮

楚子 伐鄭晉郟缺帥師救鄭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
晉成公初立全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
是興師而加鄭不善矣故宣公三年書人
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歸生弑其君諸
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
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
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
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

等則此傳似注數後此題正照傳首開楚即以夫分大防五察中分回股隨股結意未從收治完謹亦二股但時尚倒單至是就對宜與之字以氣亦通

春秋子齊外存防正之意見矣
上詳華夷之亦下治亂賊之覺然人稱子所謂一字復張也

春秋兩戰外存防正之意見矣
鄭文正楚不當侵鄭就君楚不能討上謹亦下治完

楚人侵 楚子伐九
楚人侵外兵重二謹華夷之亦也

楚子齊外兵重討賊之義也
此題只以治亂賊之覺一向為主然與師動衆則不討之

云。京是連上帶下之詞楚志在服鄭不在討賊前此一也但聖人始以傷中國而爵之繼為其不能正中國而人之非子

之也子字只對財字者勿認真楚
楚子伐四楚子伐九

經兩戰外存防正之意見矣
以稱亂楚問起上治完下謹亦要說明一字為優賤

楚人侵 五楚子伐九
春秋兩戰外兵重謹防之意皆見矣

同是猶憂但上自不從討鄭命故略治完下自重兵臨鄭命

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晉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師收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音泄
洩音泄 治音也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輟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微僻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于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

外兵凌滅終

晉侯伐衛公伐和壽隨焉同楚子伐
傳則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謂師首蓋于君將君自將則兵重自可知不必更紀帥矣正起下書楚子之為重兵非有二例也倒作

楚人侵 楚子伐缺救
比前多缺救主此為整

戰國天正春秋外暴以外夷侵夏春秋錄內較以罪之
伐鄭缺救 伐鄭書救 餘易比與楚人救衛通同

春秋兩戰外兵重二謹錄伯救以顯其罪焉
○只缺救書救或主仍缺傳雖故須連二仗出

觀夫夫地亂黑與生未必非也
此四人俱當可若周側重當嚙生上方合傳

未股易衣衣同或衛侯孫孫寤遂君逸伯玉不對而出八夷
伐齊喜就劉伯王遂行俱同

下陽 敗穀 敗莒 彭衙
同上此當可就一人身上說矣不謙廣公負驛焉而謙秦千

里龍人狼睨不允于敗其左績爾伯之曰而死于彭衙馳奉
師之時百里奚與蹇叔同謀同哭師事見公羊勿誤謚蹇叔

為奚
小白入 威下陽

此說一是一非說否忽死之不若管仲不死管仲之奇諫不若
百里奚不諫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肝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于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則音註 道去
不食其祿如叔肝善矣
音註 道去
壬定王 十年 晉景公薨元年齊惠十卒衛懿
戊八年 十年 公涑元年蔡文十三鄭襄六曹
文十九 陳靈十五 執杞桓二十
八宋文十二 秦桓六 楚莊十五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慶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宣即位於...

兩節善其親之厚而欲忠皆可惜矣...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即位於...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 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 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雖及闢直... 善曰歸此獨善我者乃如親愛惠遺之意... 深著齊人助成弒逆之罪也或謂濟西魯... 之本封故書我則諒矣以柔巽卑屈事人... 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 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 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音註

惠公卒子... 頃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音註

崔氏謂齊... 大夫崔杼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 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

春王正月如齊至九春如齊至十... 加薨如京歸濟西同

於異詞以紀事大而得春秋謹分之意焉... 稅叔問起而以下比形斷上比亦至人謹名分意上比春王

正可以表之只承君如齊臣如同一意勿以先后流數混入... 一感濟西一感波陽俱不知有王然上此非傳旨

一感濟西一感波陽俱不知有王然上此非傳旨... 歸濟西

經紀大國歸地漢揚成惡之罪焉... 殺受之私即相親愛惠遺中事寔提過就此倒入成惡上蓋

特躬永安其心尚有畏也至于矣快然莫逆若并取田之故... 而忘之齊不假于田而保魯亦不假于田而可以恃齊宣

之心益放而惡亦遠矣句出第堂胡氏罪已極于弒逆法已... 廢手列矣聖人責齊之助成父矣何待今日但今日兩人之

交愈深又有歸濟西這都事故聖人筆之于經特書我以權... 屬其相親愛惠遺之意以著其罪即遂如傳著其始終成就

裁遂之律意非謂歸田之惡尤甚于取也全在我字書法上... 形本

加取濟西只作事實○再加高國遣伐萊如齊至如齊至只... 昭歸田綠故頃知宣之汲如齊全是慎討之心○再加權

關以昭戒字... 歸濟西

春秋所紀歸地而杜狀夫成惡者之意焉... 下比只借來形我字書法重本此作○勿誤認歸三田傳題

崔氏奔... 歸濟西

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及而能弒者以其... 宗雖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 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 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 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音註泥去... 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音註

魯朝於... 齊止此

五月公至自齊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 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其... 之也天王之喪不奔行郊禮而汲也於... 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在... 而公孫婦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 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堙而無... 忌憚者也詞繁而不... 殺聖人之情見矣

經為宗強者慮而力之于早焉

有完句重者惟宗因鬼而強者也然不重責惠公重垂戒上宗強既他出而能反之而能執上見得此距紆紂五六十

奔若未必好但好之惡則因宗強得遂其宗強是事實亦之早在聖人書法上說

加武氏尹氏只办非訊世官起倒肆取事異而詞同句

事同詞異比

勝朝與爵

糾聘書名

城邦再序

批虞公書人

如齊至九年書川

四國伐首宋

召陵書來

事異詞同比凡美惡同詞者皆可搭已具官即位傳此不月

武氏時 楚子伐九隄氏奔 楚子伐十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音註

靈公弑子成公午立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

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

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為不憚斧鉞盡

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

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視故昧死言之靈

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

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

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

者必以遠色脩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

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

經意

矣

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

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

春秋之同詞有事異者有意異者

以十年伐傳詞同而意異向事有意有別事即事實意或同

事初不同意也事就本人言意就聖人書法言

三以易斷新成而猶同但主十年伐傳與傳傳比報傳自有

其事異矣句

如齊五月至 如齊止此

詳望事大而飲其慢王焉

是因他今日奔齊喪初追谷他前日不奔匡王喪要相形甚

加春如齊九吉凶混作勿大開

加歸父葬齊惠公喪全坐德斷慢王○再加乃不郊約入長

比

全出春如朝夏如歸父如葬畧点三段總作○歸父如傳

有不辭屈辱句故出五年如須認

穢 穢母皆仲諫受子華敗般先軫怒什三師不顧而墜

使有固者開納諫諍包容任直是聖人意思豈可擬題且二

句亦分不得

宋師伐滕 加鹿上或曹南照伯主餘業句

經重討賊之義故致意于大國之虐小焉

重不能討陳上虐小帶說且滕不事已以下明滕多罪正見

常孤恤非二意已德有闕且虛說用大眾正應力非不足句

言不用之彼而用之此也

宋人圍 宋師伐

而見大國虐小而仁義奪失矣

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責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

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牛

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

奔喪而使貴卿會葬亦不顧天王之禮

闕然莫之供也比

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圍人衛人伐鄭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

稱人既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

經于內外虐小之兵皆貴以大義為

以陳亂五紫上莊上公伯紫命起下從貴卿大衆命起

圍滕入伐滕師伐許狄伐許辭 比即伯伐許傳

經述紀國之虐小殊河而貶各見焉

下博云前此郭長公伐許既狹之於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

貴威動事大之禮而內君慢王之罪見矣

貴而有寬句重看正与如齊五月至傳使微者對照收此事

加如齊至五 生事如齊五月至十 設吊大憲同○再加

平州定位歸齊而亦同

伯國恃力爭武春秋漢書之也

取成而還以兵力脅其成也德字對力字着鎮指對爭字

着鎮指二字微別鎮者鎮服其心使有所恃以与恐指者指

緩其國使有所慮而悅服此題不空、說個力爭全要本楚

來賈晉飛逐無愈意

楚子伐九四國伐 楚子伐 經原伯主力爭之非故因用兵而獨貴之也

一由作伐鄭之沒鄭及楚平本非得已晉不以德鎮撫而力

爭之夫晉伯且然則楚之來特夷狄之常態耳何足怪哉故

輕特而獨罪晉 九年伐鄭比只形居大國之間意此時卻

顯故鄭、未嘗從楚楚在楚在今日

四國伐 楚子伐十

破同上以本比恃力為主下書楚蓋輕罪在晉當說不必分

貼亦不必逐服尋責楚法○題不用五國伐知者以五國

伐傳有盟主有詞句耳

或咸宋二比破只云故楚輕外夷之責然意終欠完

○四國伐 楚子伐十晉侯伐 或加戰卿

大意同上不可一頭兩脚蓋楚伐服亦是責晉也

楚子伐十辰陵去同圖鄭 戰卿 晉侯伐田塔入陳作

楚楚多干去之

春秋屢怨外而責伯思也

即前題脫母輕楚責正為罪在晉宜混作首尾用本服

○四國伐 楚子伐 宋師伐陳 楚子圍宋 比伐宋傳

上晉楚蓋輕罪在晉矢下責宋為漢若重夷圖中國則亦明

矣

王季聘

經知王室禮重傷王灵之不振焉

伐邢取繆

經罪虐小之兵欲其用之于討賊也

盜字對奉天討賊說重看將貴卿舉大衆二句方見舉事之

真說不討賊不逐

經知王室禮重傷王灵之不振焉

伐邢取繆

經罪虐小之兵欲其用之于討賊也

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

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

罪在

晉矣

秋天王 定 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即劉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聘

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亨國至是十

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

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

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

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

亦不

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釋邾邑○宣

在大夫故自取繹凡取皆不書

其人自伐杞凡伐皆不書公

十九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

臣賊子奉天討罪而凌弱侵小近在邦城

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

君之亂仇來赴告藏任諸侯之策矣魯不

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慎乎故四國伐鄭

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音註 赴去聲 眞音顛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季孫歸父如齊音註

宣公聘 齊止此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

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

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脩聘未晚也而

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

齊公聘

四國伐鄭 伐鄭取繆
經紀內外之兵皆以繼惡罪焉
以陳罪起中累分天子不能則方伯方伯不能則四鄰鄰
居大國之間知在邪故之中可点上上比勿謀入德九字
竹父如 歸父如

望國于事大由昧為國之禮也
初聘鄭故是兩個提頭齊侯嗣立至免于討也鄭承此二句
來蓋行父之行欲免弒君之討也歸父之行欲免伐鄭之討
也理曲氣餒一段乃抽出申言之非另一意俗考者罪則終
結之也不知為國以禮雖指魯取邑言然不可批定不魯
不取為禮須照為國以禮者無嫌于強活者亟行繼往字義
須俾貼發出 止現云此傳只命取繆未及魯弒君得大陳
蓋傳述魯喪會葬說來則魯弒已不消論得所以只解鄭
故也免弒君之討是宣君臣大主意因又有取繆一事故
遣聘此常加密取但作文不可以錄取對股須以魯為主申
取方得

只行父如十 休 財 匪 匪 二 字 齊 君 臣 同 貴
○冬 歸 父 如 加 取 繆 同 ○是 年 兩 歸 父 如 此 多 冬 字
望國有畏而婚大味禮甚矣
貧子取繆正是不知為國以禮即天理故曰理曲則氣必
餒非二意畏亦畏其問鄭之故也君臣莫責蓋伐鄭非歸父
自為之

國佐聘
太同忘親而情禮守身之本失矣

連襲是已前事重未喻義而以君命遣使上仁親即守身之
平非二意
加戰襲襲師取攻陽失地同再加斬道捕啖官亦同
○楚子伐十
經不貶外夷之爭或首伯之意可相矣
當從書法上款種書法以稱爵直詞為主以不書殺証之意
字知字須俾意不以楚為罪者意在責晉也即四國伐傳自
是責楚益輕罪在晉意今在身喻于楚上命不重改楚亦不
可以今日士會之救為效力
○伐鄭缺救 楚子伐
經西爵外而致責不同于筆削伯故可相矣
以兩稱子楚問起分疏責楚責晉而以書救不書殺証之全
要相形於得此事以觀意
只缺救楚子伐同但直說二救上推起耳
楚子伐九楚子伐十

經兩紀外夷爭或詞同而意異焉
大意同上但只收稱子要見詞同意異二救于文末楚証一
詞不可分証
楚子伐十辰陵
春秋不貶大備夏洗夷者皆以中國律之也
上用四國伐鄭比斷不用伐莒橫出比斷
楚子伐十公救莒者伐子重救 ○餘答比与楚人救衛
通用

春秋兩削救兵為競力趨利者戒也

為國以禮而公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
歸父貪於取繆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
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
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齊侯 頃 使國佐來聘音註 頃在即國武子○齊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
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
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氓
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
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
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

楚子 莊 伐鄭
饑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
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
自將時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
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楚可知矣
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
屬辭善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
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穎比而
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義兼以傳為案
也者

癸定王 十有一年 晉景二晉頃公無野元年
亥九年 衛穆二蔡文十四鄭襄七
曹文二十陳成公午元年和桓三
十九魯文十二秦桓七齊莊十六

春王正月

夏楚子 莊 陳侯 成 鄭伯 襄 盟于辰陵音註 辰陵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

十一、辰陵

春秋重討賊始宜從夷之棟焉
而楚人謀之指入陳時言此會未見詳討陳只因楚后来
能討故不貶之若非予陳却也陳却無疑就善斷言中國
不終令向重者即入陳傳重傷中國意現傳中礼失求野二
句可見經之大法至居也一段極重蓋中國夷狄其防易知
中國變為夷狄其防之遠有更甚者人所以汲于正倫
也但曰傷中國尚未快要

經起二國從夷以大義舉于外也
以下三比從中為案如單作
加楚師伐會處伐四國伐楚子伐只以晉楚爭問起
辰陵 伐莒 橫函
經不貶貳國從夷以中國之殊表也

伐莒 橫函 入陳
外夷獨能舉義則從夷者可恕矣
邾主對不如申為合傳
辰陵 圍郟
經怨夫從夷備夏者為大義也
一以其後之能討一以其前之能討

陳地○序楚子於陳侯鄭
伯之上初予楚莊以伯也

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皆晉從
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高者豈與
其下喬水入幽谷乎中國不能令則夷狄
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
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君即中國
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
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
方會于橫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
人能謀之所謂礼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
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
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音註 背音 佩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橫函音註

橫函狄地橫才端
反函音咸○楚方

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
群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
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
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夷狄
故畧今中國有乱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
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
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
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不
亦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
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音註
不言楚子而
稱人討賊之
辭也以是為
國人殺之也

丁亥楚子入陳音註
楚人國書莊始此○先
書殺後書入予楚以討
賊之義也不以
利陳累莊王也

辰陵 伐莒 橫函 入陳 圍郟 戰郟 比戰 師傳
經于外夷之舉義怒其從之者惡其殺之者
○辰陵 曹伯歸
經怒夫從夷而誅失刑者不款天下之有乱賊也
二傳皆有雖得天下不款一朝居向上重誅討論下重賞罰
命

春秋于從夷者而或怒或貶重大倫也
以中國人類意起討篡統之夷則可從篡統之夷則不可
從
伐莒 橫函
經訊兵好之使以其非討逆也
魯四隣晉方伯混作以中國有乱討莒狄者便自見緩急大
小

只伐莒同但少責晉邊傳云魯方會齊自宜主魯或泥辰陵
傳今魯與齊云云平重則晉與狄亦並說耶
橫函
伯主縱內亂而結外成不知類矣
魯夷狄在不與公同見惟中國為內故當詳惟四夷為外
故當畧晉與齊詳而詳而界故曰慎須重承收直書會狄只
提起

會戎 會狄 會吳
不與夷狄會同即會諸傳正朔所不加也與會同之有意自
辨經新旨

春秋正法上倫則知今戎狄皆事之變而非法之正矣惟
叔孫作只重外夷狄上有從夷夷二樣要說治以不洛方
得象他本旨貴中國意帶之收紫考近說多倒本服取其高
單易作文耳
本傳詳界京不在書法上說或出石門爵橫區秋或出公鄆
爵今濕箭橫區秋鍾離吳作詳四界外者非止二此有出首
止蔡丘者
○橋亟 澶州故
皆足不知務

八陳 入陳 入陳 入陳
聖人傷中國之義義而由子夫有功者焉
子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一章大旨而即繼以討其罪為
以取其國為貪之明說善殺為子楚善人為賊楚矣或曰
以下又因復封生出一段說命而連善人亦說到子楚上傳
心之要與傳其利陳之心也規陳之徒也昭之徒矣二句抑
揚下而曰一念云云字正亦念字聖人知他心于利陳若
先善人而善故惡沒了他的功故先殺後入耳后之意在戒
陳而未不曰深美其有討賊之心而曰討賊之功言心雖未
善而功則有餘也雖曰子之正亦先善人陳以賊之向言善
人不可謂非賊然以陳而善人則雖曰子之可矣重傷中
國與傳首謀夏之罪自見向相應惟重傷中國故深美楚功
也傳中責楚亦不輕作文須重發楚罪而跌入未戒方有味
又利字要發明
八陳 納寧行父

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
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
見矣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
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蠆諸
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
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
舜師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
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
取國急於為利師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
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
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
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
可謂能改過矣猶書人陳以賤之何也曰
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卿取一人焉
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
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
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
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同上 傳意謂楚莊意不貪陳後雖復封若能改過然餘貪
未釋而卿取一人甚且納其亂臣云云存亡與滅若不如是
矣使討舒之功出于中國之所不從故不得已而予之主或
曰以下一段曰以貪利發亂平論不肖傳
八陳 宋公伐邾不書取邾
有正倫扶助之善者皆不可責其貪也
上重功字下重意字傳中全人大改過句是問詞對下聖人
善不得
八陳 柏舉
有正倫恤患之功者皆不必計其心也
上傳云其甚壯意在戒陳下傳云闔閭懷懼楚之心俱在傷中
同上 蔡 闔閭
八陳 圍蔡
經子討罪復仇若不計其貪與暴焉
八陳 吳救陳
聖人兩傷中國以討罪恤患之自夷也
納寧行父
外夷與亂之臣春秋所不與也
善納就是外此二人非謂不係之陳也楚莊不是知而故納
之但不然然其友與此春秋亦不與其納道他做濟不原
善不可過你明語其庶幾子庶幾存亡與滅之意也善看上
傳

齊全所旨

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
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與
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
賊之功故特從未滅不稱取陳而書入雖
曰與之 音註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
可矣 之事見左傳昭公十九年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
使其君見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
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
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
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
死者幸而復生又疆以毒飲之可乎故聖
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
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柰何瀆徵舒
之官封洩治之慕 孔寧儀行父于 音註
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内閣
圖書

内閣
圖書

春秋十七卷

諸瀛音

十四

